

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



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

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
[英国]彼得·阿克罗伊德 著 方柏林 译
译林出版社



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

—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
[英国]彼得·阿克罗伊德 著 方柏林 译

THE LAST TESTAMENT OF
OSCAR WILDE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: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/(英)阿克罗伊德
(Ackroyd, P.) 著;方柏林译.-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4.4
(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)
书名原文: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
ISBN 7-80657-715-7

I. 一... II. ①阿... ②方...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5393 号

Copyright © 1983, 1985 by Peter Ackroy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4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登记号 图字:10-1999-146号

书 名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作 者 [英国]彼得·阿克罗伊德
译 者 方柏林
责任编辑 范红升 张媛媛
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, 1993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(邮编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建湖人民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6.375
插 页 4
字 数 165千
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715-7/I·494
定 价 (精装本)13.6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云 渚

奥斯卡·王尔德(1854—1900),出生于爱尔兰,戏剧家、小说家、童话家和诗人,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,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倡导者之一。他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好的英国舞台剧,如《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》、《无足轻重的女人》、《理想的丈夫》等。他的长篇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则是一部探讨美与心灵之间关系的重要作品。他创作的童话虽然数量不多,却使他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童话家之列。他的诗充满了隐喻,形象丰富,音律优美,堪称最美的英语作品之一。王尔德的作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,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,让更多的人为之叹服,为之沉醉。

王尔德的私生活同样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。他以放荡不羁、奇装异服闻名,而他的性取向更为人所津津乐道。他蔑视伦理道德、艺术至上的主张不可避免地激怒了正统的上流社会,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他与同性密友道格拉斯的父亲——昆斯伯里侯爵对簿公堂,尽管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感动了许多人,但他还是没能逃脱被审判的命运,锒铛入狱。两年监狱生活之后,他避人耳目,悄悄来到巴黎,在贫病交加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,辞世时年仅46岁。《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》正是用王尔德一生最后三个月的日记的方式,再现了他人生最后的不为人知的阶段。

本书拟为王尔德自1900年8月9日到1900年11月30日之

间的日记,以王尔德自己的口吻,描绘了王尔德最后的生活,回顾他的跌宕起伏、毁誉参半的一生。在这三个月的“伪日记”中,作者彼得·阿克罗伊德以罕见的精巧方式,串起了王尔德的一生——少年时代、全盛时期、巨大成就和道德的深渊,仿佛他成为奥斯卡·王尔德,与之一一起挥洒天才,享受荣耀,涉足险恶和遭世人唾弃,然后在贫病中冷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;又时而跳出那个时代,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才子。

无疑,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。每一个喜欢王尔德的人,恐怕都想知道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到底在干什么,在想什么?都希望能够亲身体验他唯美的危险的生活,用某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机智、对他的才华的敬仰。然而这个题材不仅需要传记作家的严谨,还需要有王尔德式的渊博和机智。仿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灵魂,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回音。

英国《暂停》杂志评论道:“王尔德若是在天有灵,肯定希望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。”有些赞美过度,但是在追随王尔德的道路上,彼得·阿克罗伊德确实比其他人走得更远,也许也更加成功。

“这些英国人要是没话可说,就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,要是没什么可想,就会装出若有所思的神态。”(对英国“正人君子”的嘲讽)

“他有‘直抒胸臆’的习惯,却浑然不知根本无胸臆可抒。”(对昆斯伯里侯爵的评价)

“圣方济各那样的艺术作风对我毫无吸引力:他们的童贞是太监的童贞,他们的孤独是完全被人看穿的孤独。”(对所谓正统文学的嘲弄)

在书中,这种王尔德式的妙语随处可见,令人惊讶。但作者并不是停留在模仿层面,而是将自己的评价融入其中,如他借王尔德之口总评王尔德的艺术成就:

“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,我对此毫不怀疑,正如我的

悲剧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。在欧洲和美国,我都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。在英国,我的作品总是巨大的商业成功——我对此并不感到羞耻。……我掌握了各种文学体裁。我把喜剧带回英国舞台,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开创了象征戏剧,我为现代读者创造了散文诗。我把批评从实践中分离出来,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,我还写出了惟一一部现代意义的英语小说。还有,尽管我把自己的戏剧作为一种本质上属于私人化表达的形式,但我的理想是把戏剧变成生活和艺术交汇的地方,我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这一理想。”

在国内以前出版的关于王尔德的书中,王尔德的私生活遭到了某种刻意的回避,他的审判被说成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天才的嫉妒和攻击。而彼得·阿克罗伊德还他以真实面目,把一个走钢丝的王尔德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这个王尔德更加真实、丰满,也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。

要想了解一个天才,最好的办法恐怕是跟他到世上走一遭。但愿这本书能带给我们愉快的阅读,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激情洋溢的人生。

本书作者彼得·阿克罗伊德,1949年生于伦敦,先后就读于剑桥和耶鲁。他曾为《旁观者》担任多年文学编辑,现为《泰晤士报》首席书评家。《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》获1984年毛姆奖。作者的重要作品还包括《伦敦大火》、《霍克斯默》(获1985年的韦特布里德奖和《卫报》小说奖)、一部艾略特传记(获1984年韦特布里德奖和海曼因奖)、一部狄更斯传(入围1991年NCR图书奖)。

1900年8月9日巴黎阿尔萨斯旅馆

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圣朱利安-勒-鲍夫埃小教堂。那里的本堂神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，他总是觉得我好像深陷在沉痛当中。有一次，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着，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旁，向我耳语道：“先生，蒙我主的救恩，您的祷告必蒙垂听。”我说——我没有办法把嗓门压低——我的祷告一直以来都很灵验：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来哀告的原由。打那以后，他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我。

圣朱利安有一点不大为众人所知：他其实在自己早年就厌倦了传道生活。他治好伤痛，医好疾病，却横遭辱骂，因为他虽然妙手回春，可人家从此就没有理由再去行乞了。他给人驱魔赶鬼，但这些魔鬼被赶走后，立刻又附上那些围观神迹者的身子。他说预言，可人们却谴责他在富人之间散布悲观幻灭的情绪。多少次，他硬是被阻挡在大都市的城门之外；多少次，他巴巴地等着神给他一点神迹，但总是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布道事业。“我曾经治过病，讲过预言，”他说，“可是现在我是个乞丐。”这时怪事却发生了：曾经嘲笑过他神迹的人转而对他的贫困顶礼膜拜起来。他们对他寄予了同情，在同情当中，他们又把他当成了圣人。他的神迹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。这种圣徒很对我的口味。

早上我离开了小教堂后，三个英国人从我身旁走过。对这种邂逅我早已见怪不怪了，所以只是摆出了惯常的姿态。我走得很慢，尽量不朝他们的方向看：在他们的眼中，我已经成了罪的活化身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，任由他们不急不忙地打量

我。他们走出一段距离,和我本可相安无事,但其中却有个人回过头来,冲着我喊起来,“瞧!那不是王尔德夫人吗?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样儿!”我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前赶,脸上却已火烧火燎。他们转过丹东路的路口,我就加快了步子,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至此,我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破坏。在我执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,手还在不住地抖。我简直成了哑剧中报忧不报喜的恶神卡珊德拉,人人喊打,饱尝滑稽演员的杖责,和小丑的拳打脚踢。

在我受审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,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。信里只有一幅史前怪兽的画像。这就是英国人对我的看法。对了,他们还想把我这头怪兽给驯服了。他们把它关押了起来。奇怪的是,当我被释放的时候,伦敦郡的市政会怎么就没有把我给聘过去,然后把我从炮筒里发射出去,或者安排我在蒂伏里玩杂技。怪兽般的模样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——贝拉斯克斯^①在画那些侏儒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一点——但丑陋和悲惨的模样则微不足道。

最简单的教训我们是最后才学到。我就像塞默勒^②,一心要看到神,结果却被烧死,我没有渴求名声,结果却为名声所毁。我在想,在我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里,我本可把自己昭显在世人面前,而世人却把自己昭显在我面前。不过,虽然控告我的人折磨过我,把我像一条下贱的狗一样流放到荒野,他们都没有摧毁我的精神——他们办不到。自从我乘坐拉上了帘子的马车离开雷丁监狱的大门之后,我已经得到解脱了,在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多个方面得到了解脱。我有了过去。过去的成功已经无关紧要。我的作品已经被人淡忘:用我作例子来教育罗梅克家的人是没有意义的,因为再也不会会有那些剪报了。我就像个无助地躺在薇薇安脚下的

① 贝拉斯克斯(1599—1660),西班牙写实派宫廷画师。——译者注,本书中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。

② 希腊神话里的宙斯之女,在目睹宙斯释放雷电时,被闪电击为灰烬。

巫师,哀叹“此生何在,此生何益?名既废弃,誉亦无存”。想到这,我心中涌出一种奇特的愉悦。如果真像朋友所说的那样,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极的人,那是因为我已经悟出了生命美妙的无情。我其实只是一种“结果”罢了:我生活的意义全在于别人的脑子里,并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。

因此,英国人把我当成囚犯,而朋友则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难圣徒。我都不在乎:通过这种亦正亦邪的结合,我成了艺术家的完美典范。我代表了很多种人:既是倍极荣华的人中翘楚所罗门^①,又是饱尝辛酸的苦命人约伯^②。我体验过了快乐的虚幻,也品味过悲哀的真实。我的生活已经圆满了——有过如日中天,也有过一败涂地,我不再发展,但我拥有了与之相应的自由。我就像华伦夫人,只是职业有所不同而已。^③

以前,更糟糕的诨名我都有过:人们从诅咒的渊藪中刨出恶言秽语,纷纷向我掷来。我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——他们为了戏剧效果,称我为塞巴斯廷·美墨斯^④和C.3.3。也罢,反正我的真名实姓已经死了,背上这两个绰号,也不失恰当。记得在孩提时,我对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,每次写奥斯卡·芬格尔·欧弗莱赫蒂·威尔斯·王尔德,我的心里都洋溢着莫大的喜悦。这个名字里寄托了爱尔兰的所有传说,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力量和现实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教喻能力的确证。不过现在我对它有些厌倦了,有

① 《圣经·旧约》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王,以富有着称。

② 《圣经·旧约·约伯记》中的人物,是受苦受难的典范。

③ 萧伯纳的著名戏剧作品《华伦夫人的职业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④ 美墨斯是查尔斯·罗伯特·马图林(1782—1824,王尔德母亲的舅公)小说《流浪者美墨斯》中的主人公。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长寿,后来出于后悔,不断寻找替身以求解脱,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卖灵魂。以美墨斯为名,是指“王尔德在自己过往的经历与美墨斯出卖灵魂之举中看到相似之处”,“以美墨斯为名,说明善恶知识不能补救人的缺点。”(引自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《王尔德全集》第一卷,17—18页。)关于美墨斯,8月14日日记中还有进一步描述。

时候甚至避之惟恐不及。

有一天,我拿起一份《信使》报在读,读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语时,中间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。我把报纸猛地放下,就好像它着了火一样。我不敢再看它。我感觉奥斯卡·王尔德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虚空,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,把自己迷失。我现在栖息的咖啡馆对过,是雅各路的拐角,那里偶尔会有个疯子在站着。那疯子对着来来往往的车子大喊大叫。这些车子从他的身边驶过,把泥浆溅到他身上。在那疯言疯语的背后,积聚了多少伤痛和凄苦!对这一切,谁能有我这样的切肤感触?不过我已经领会了一个很简单的教训:我是一个不能出声的遭诅咒之人。

我前半生也是疯疯癫癫过来的,这点我现在总算悟出来了。过去我想方设法要把生活变成艺术作品。好像我是在殉难圣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,不幸的是,没有任何神迹出现。而在当时,我是没法看透这一点的,因为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迷信自己的出色。每一天,我都在甜言蜜语中度过,花天酒地,尽情享乐,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无足轻重。我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把过去和未来串了起来:它们都是我自己塑造的。如今,经历过世事轮回,时运逆转,我必须换个眼光来看待过去。我曾经扮演过各种角色。我向很多人撒过谎——这还不算,我还犯下了自欺这个不能饶恕的罪孽。现在,我必须打破这个陪伴了我一生的恶习。

莫里斯今天会来,把外边的街谈巷议告诉我。等他来了,我会把我的新决定告诉他。我会平心静气地跟他说。如果这可爱的小伙子进来发现我坐在书桌边,定会大惊失色。我曾让他相信我的兴趣和他一样。要是他发现我开始写日记,他肯定会立刻写信给罗比·罗斯,谴责我犯下认真等诸种反常的恶行。当然,他不懂文学。他曾经问过我“威尔斯先生”^①是谁,我说他可能是一个试验

^① 于伯尔·乔治·威尔斯(1866—1946),英国作家,主要作品为科幻小说《时间机器》、《星际战争》,社会问题小说《基普斯》等。

室助手，他听后如释重负地走了。

莫里斯是个很好的朋友。我和他的认识的过程既凑巧又荒诞。有一天，我正巧在剧院后面的一个书店里，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英国文学书架上寻找什么。根据我长期的经验，我知道这书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写的《意图集》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他会不会从架子上把它拿出来。可惜他翻开了另外一本乔治·穆尔^①写的风格明快易懂的书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走了过去。“哎，”我问道，“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吗？”

莫里斯倒也没有羞惭：“我住在那咖啡馆附近，这位小说大师说他在那里学会法语的。”

“这种地方还在开门营业，羞煞人也。我明天就要向当局汇报，说说这情况。”

他笑了。我顿时觉得我们俩注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，父亲是英国人，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。我说，不错，英国人好像到了时候就死，丝毫都不差。我的直率让他大吃一惊。当然，他不会知道我是谁：他的父亲没有向他提起过我的名字，甚至在临死前也没提过。不过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向来都能原谅笑眯眯的人，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教莫里斯。我把他引荐给我的朋友。我偶尔还让他请我吃晚饭。

在这些夏日的下午，我们在我狭窄的床上一齐躺着抽烟。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著名的作家，一个享誉全球的大艺术家，但我觉得他不会信这些说法。有时候我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描述《莎乐美》中的可怖场景，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贴切的警句。这时候他就会好奇地斜着眼看我，仿佛我在说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① 乔治·穆尔(1852—1933)，爱尔兰小说家，主要作品有小说《埃斯特·沃特斯》，自传体小说《欢呼与告别》三部曲等。

“你现在为什么不写了？”他问我。

“我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莫里斯，再者，该说的我都说过了。”

春季的时候，莫尔·阿迪和我们在一起。他带了一本我的诗集给我。这书可是漂洋过海来的。不过，我真的不想要，而且厌恶地挥了挥手。“不过奥斯卡，这里面有的诗写得很不赖啊。”莫尔说话的口气总像是律师，可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腔调。

“是的，莫尔，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他看了看我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我当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开始写我的自白录。德·昆西^①写过，纽曼^②写过，有人说连圣奥古斯丁^③也写过。我甚至觉得萧伯纳是在不停地写，这是他和戏剧之间惟一的联系通道。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。我不想写成魏尔兰^④那样的忏悔录——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内容统统排斥。不过他倒也是个天真无邪之人——真正的天真无邪，他不会对别人产生任何伤害。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不幸卷入了复杂的生活。我是个复杂的人，却混迹于质朴的表象之下。有些艺术家负责提出问题，有些艺术家负责提供答案。我属于提供答案的那一种，而且会在来世继续等待人们的提问。谁是奥斯卡·王尔德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所需要的，只是听听《汤豪泽》^⑤的序曲。外边传来了莫里斯的声音：听那

① 托马斯·德·昆西(1785—1859)，英国散文家和评论家，吸鸦片成瘾，以《一个鸦片服用者的自白》闻名。

② 约翰·亨利·纽曼(1801—1890)，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，后改信天主教。著作有《论教会的先知职责》、《大学宣道集》等。

③ 圣奥古斯丁(354—430)，著有《上帝之城》、《见证集》等，神学家，中世纪基督思想的重要奠基人。

④ 保罗·魏尔兰(1844—1896)，法国诗人，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。重要作品有《感伤集》、《无题浪漫曲》、《智慧集》等。

⑤ 华格纳根据德国游吟诗人汤豪泽被诱至维也纳宫廷作乐，后又教皇赦罪的传说所写的歌剧。

重重的大踏步的声音,必定有很重要的新闻。

1900年8月10日

纪德^①曾经说他记日记:我想日记能记得了什么,就算有什么内容,也不过是无病呻吟的个人感情而已。但我却想写出一些有教育性的东西来。我连封面都设计好了:

奥斯卡·王尔德的现代妇女指南版

传奇小说

“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本书。”——萧伯纳先生

“我旅行的时候,总是查阅这本书。”——坎贝尔夫人^②

这本书只印一册,用日本上等牛皮纸印刷,然后放入自然史博物馆展出。

① 安德烈·纪德(1869—1951),法国作家,作品多反映自我和道德的矛盾。主要作品有《蔑视道德的人》、《梵蒂冈的地窖》、《伪币犯》等。获得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② 坎贝尔夫人(1788—1866),英国女演员,曾经扮演莎士比亚、萧伯纳、易卜生等剧中角色。

1900年8月11日

犹太人尝遍了囚虏之苦,爱尔兰人则饱受流离之灾。对我们来说,故土的传奇是从背井离乡的时候开始的。只有在异族当中,我们才真正是爱尔兰人。我曾经和叶芝说过,我们这个民族可算是在辉煌中失败,在失败中辉煌;我后来发现,我们在失败中积聚了巨大的力量。爱尔兰民族是在苦难中讨生活的;和基督一样,我们知道世道的无奈;和但丁一样,我们知道面包的苦涩。但就在苦难当中,站起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演说家的民族!

当然,对我来说流浪是一生一世的传奇。如果我脸上没有麻风病一样的惹人厌恶的印记——现在就有——心里却一直有该隐的烙印^①。不过特立独行是一回事,了解到自己的孤独是另一回事。我在爬阴森森的旅馆楼梯时,不禁以诗人之心想着流浪这个阶梯的陡峭。世人曾经对我仰望,如今又把我放弃,不再关心我还将浪迹何方。大学问家温克尔曼^②也曾经放弃阴森的本土文化之屋,追求希腊精神。歌德谈到他的时候说:“一个人是以什么姿态脱离世人的,就会以什么姿态移动于阴影之中。”哎,这么说,我应该是一辈子做游荡者,看着天使——姑且就算有天使吧——急速在身边经过。

① 典出《旧约·创世记》:该隐是亚当和夏娃之子,嫉妒弟弟亚伯受上帝宠爱,将其杀害,并对上帝撒谎,受到了上帝的诅咒。

② 温克尔曼(1717—1768),德国考古学家、艺术史家、艺术上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,著有《古代艺术史》等。

如果终日呆在这房子里，沉沦于旧日生活的遗迹当中，我会疯掉的。遗憾和悔恨在面前浮现，模样甚为可怖：我感觉像个戴罪之人，从旅馆匆忙逃出，到了大街上。虽然有时候同伴会知道我的去向，但我自己感觉前路茫茫，不知所终，这反倒让人心旷神怡。这真是奇怪，脱离了生活的羁绊，方才体味到它的趣味来。在往日，个性像根金链子一样把我拴到大地，世界看上去并不真切，世象光怪陆离，我突兀地显出来，如同古朴典雅的画瓶上森林之神的浮雕。现在的个性是鲜艳明亮，日日更新，尘世喧嚣之下，它虽无意义，却妙不可言——只要没有人去管它，没有人把它的神秘戳穿。不过这也已经让我厌倦了：我没有了定力，不能长久地做一件事。过去，作为剧作家，我以看戏取乐的态度看别人的生活。到了现在，别人的生活蜂拥而来，围住了我，推挤着我。好像他们自己的个性在向我张扬，对我形成侵犯，搅得我疲惫不堪：我知道只有在人群当中，我们才显出真的自我，不过，我现在简直被惠特曼化了。这具皮囊之下，却是多种人物。我既像米兰达^①一样心存好奇，又像她的老父普罗斯佩罗一样柔弱——一旦生活达到了期望，就把自己的艺术放弃了。

我认为我之所以陷入被动的思想，和贫穷大有关系。我过去认为对钱的最大浪费是把它省下来；我那时哪里知道，若是口袋里没有了这花花绿绿的票子，一个人就真的不名一文。前几天，我还无奈地向莫里斯借了几个法郎——他只有德雷福斯^②的消息，所以我不愿意请他吃午饭——这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屋子。我要钱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要，但朋友们说没什么给我，要我学着去工作。贫困能给你很多苦涩的教训，但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他人的人

① 莎士比亚《暴风雨》中被剥夺爵位的普罗斯佩罗之女，父女二人同时被放逐。

② 德雷福斯(1859—1935)，法国军官，著名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，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，而激起救援的风波，最后经过重审而昭雪。

心。我还记得和博西之间的一场不堪回首的往事。这事发生在上个月,就在和平咖啡馆外。

“阿尔弗雷德,”我用很友好的口吻跟他说,“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“你叫我阿尔弗雷德,我就知道你耍钱了。”

“阿尔弗雷德,亲爱的博西,他们要把我从旅馆赶出去了。”

“怎么啦,是那小子叫得太响,还是你叫得太响?”

“你这么说不够义气了。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想谈钱的事——”

“只是和你有关你才不谈的,奥斯卡。”

“别这样了,博西,不要用这些冒犯的话来毁坏了我们的友谊。”

“我们的友谊,这是你说的,它一开始就是紫色的。”

我忘了他曾想当诗人。

“坦白说吧,博西,我要钱,我非常需要钱。我把衣服放在马索里尔旅馆了。店老板说我要是不把欠账结了,他就要把衣服给卖掉。”

“奥斯卡,你上个月才用过这个借口。”

“哦,是吗?我忘了,真抱歉。这说明我也是穷到了极点,都昏了头了。不过,我的状况确实没有变化,博西。我就指望着你好心帮忙了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法郎,扔到我面前的地上,离开了咖啡馆,边走边大声说:“你知道吗,奥斯卡,你现在的举止和妓女一样。”

我立刻把法郎从地上拾起,又要了一杯酒。你会觉得这样很不光彩吗?这样,你能看出我潦倒到什么地步了吧?改变不了世界,世界就会来修理你。我越是穷,巴黎就好像越刻薄。我现在就能看出,不用多久,我就不得不躲到一个小角落去,否则就会让这

个城市吞噬了。柏勒罗丰^①因自己的坐骑毕格斯而遭宙斯妒忌，从马上跌下，无奈之中，对着地上荆棘沉思。同样，我好像也只有对着自己的墙纸思考了。

如果说贫穷让人思考，那么思考则让人懒惰。慵懒似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，不过其条件是懒，并且快乐着。倘若只有慵懒，而无快乐，那么，套用班扬^②的一句妙语：“衔着蜘蛛的知更鸟，纵有苦处谁人晓？”我只有缠绵于对自己艺术作品的回忆，仿佛它是萦绕在头上的阴影。我表面上还在人世徘徊，实际上已遭日神阿波罗的扼杀，灵魂飘到天国的长春花花园了。美丽的罗马词语 umbratilis（“幽灵幻影”）可能最贴近我的状况，不过我想罗马人也不会把这词用在我身上。我顶多也只能在普劳托斯^③那些比较恐怖的喜剧里扮演某个角色。我可能是个老麻风，涂了脸面，染了头发，一出场就惹人大笑，虽然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笑的就是自己。世人总是对自己的悲剧而笑：这是他们承受悲剧的惟一方式。我现在要去散个步了。

但我后来决定乘坐公交车。我对 13 路车情有独钟，尽管 13 好像不大吉利。这趟车行驶在克里奇和皇家舞厅之间，我坐在车顶向外边看——一个现代城市就应该从空中看；有时候我甚至还听听车上人的说话。法国人在谈话上大做文章，把它变成了一门艺术，不过他们的语言没有阴暗的一面，故而失却了鲜活的特征。而英语中描写阴晦的颜色的词语就多得惊人，这是法语所没有的。波德莱尔^④给法语增添了一些绝望的情绪，不过仅以悦耳见长。

① 骑飞马毕格斯杀死吐火女怪开美拉的英雄。

② 约翰·班扬(1628—1688)，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，英国作家。

③ 普劳托斯(前 254—前 184)，古罗马喜剧作家，主要作品有《一罐金子》、《驴子的喜剧》、《吹牛军人》等。

④ 查理·波德莱尔(1821—1867)，法国诗人，主要作品为《恶之花》。